

她不是故意的
安凝

退休了，總算有較多的自由時間，可以回老家陪陪老媽了。

用餐時，滿桌佳餚外加甜湯。一看到甜湯上桌，老媽馬上舀了幾匙到她已盛了飯的碗中。我心裡想真不衛生，這樣配怎麼能吃？因此建議以後甜湯等快用完餐再上桌。下一餐，左等右等，老媽等不到甜湯，一語不發，拿起她的碗直接走向熱水瓶，按下鈕，開水泡飯。

與老媽同居共食的機會增多，愈來愈看不慣她用餐時的種種表現。我真懷疑她是我小時候自己身體力行教我「一粥一粒當思來處不易」，「把飯吃光光」的那個人嗎？現在，她常常碗中剩飯兩三口，告訴她要吃完，說不就是不，沒有商量的餘地，還以充分的理由說：「勉強吃下這幾口，肚子裡面的全吐出來，對嗎？」富含纖維的食物也常是在口中咀嚼一兩下就吐了出來。帶她去看醫師，我敘述她的狀況時，那位家醫科醫師好像要為她辯護似的，說：「她不是故意的！」

老媽對於飲食的種種反應，逼得我不得不換個角度去思考。她已屆耄耋之年，即使不符合飲食習慣，她也沒有「三高」問題，那我還要求什麼？我能夠因為認為不符飲食衛生習慣，而要求她一定在這個年紀改變嗎？想了又想，我終於放棄堅持，飲食方面就由她去罷！

那天傍晚六點多，算準老媽剛用過晚餐，打電話回家，鈴聲響了許久，無人接聽，過了片刻再撥，電話接通，弟媳回話：「老媽的嘴巴破了，看過醫師，剛才在幫她擦藥。」通完話，放下聽筒，我沈默良久。前兩天在家用餐，見老媽吐出才入口的韭菜花，問她為什麼不吃？她說：「它刺痛我的嘴巴！」老媽老了，她只會直接的說出她的痛感，不會敘述事實，而我則是「聽是聽，卻聽不明白」。竟不知她的嘴巴出了問題。

老媽需要全程照顧後，生活作息正常，飲食清淡，每晚臨睡前必叮嚀、監督她卸下假牙清潔。這幾年，也沒聽她再說嘴巴痛的問題。看來在「陪伴老者」、「與老為伍」的道路上，要學習的可多了。

有一天，家中只有老媽和弟媳二人吃晚餐，她們面對面坐著。突然間，弟媳見老媽無聲無息、口水直流，好像沒有意識般。弟媳直覺老媽被食物哽住，馬上一個健步走到老媽的背後，拍打她的背，接著雙手環抱她的腰部往內往上擠壓（採用哈姆立克急救法），緊接著拿起近在一旁的電話，急電 119（台灣急電號），呼叫救護車。是處置得宜，老媽很快吐出造成這次意外的罪魁禍首——雞肉絲，意識恢復，呼吸平順，再到醫院經急診室醫師檢查，無礙，返家。

自此之後，餐桌上老媽座位前多了一個碗盤，盛接她隨口吐出來的殘渣。有一天餐後分食水果，四歲的姪孫女先將切盤的水果送給坐在客廳的阿祖，然後對她說：「我再去拿盤子給您吐渣渣。」在耳濡目染下，小朋友無形中學得如何照應老人家了；看到祖孫互動的默契散發出的親情，我心有所感，「百善孝為先」，懂得尊親的孩子一定不會學壞！

那一天老媽明顯沒有胃口，用筷子有一搭沒一搭地撥弄著稀飯，一會兒，就將勉強吃下還含在嘴中的蒸蛋和稀飯吐了出來。我心裡問：已經是半流質的食物了，讓她繼續這樣吃一口吐一口嗎？那可不！當機立斷拿出料理棒，將蒸蛋和稀飯融和在一起打成汁，再遞給她喝。結果，她咕嚕咕嚕兩三下就喝得精光。在一旁的姪孫女看得好生羨慕，問：「將來我老的時候，您也弄給我喝嗎？」妳老的時候？……如果大妳整整一甲子的我到時還在人世間，那成了什麼？

那一年聖週巧逢春假，在外地求學、就業的侄兒們興沖沖返家，頓時家中充滿歡樂的氣氛。聖週四當天，家中主中饋並照顧老媽的弟媳突然接到娘家電話，匆匆趕回去，這下子亂了我原先想去參加聖週三日慶典的計劃。侄兒們不是教友，休假回家未能品嚐母親的手藝已是一大損失，我可以再加給他們照顧阿嬤的重擔，逕自去參加建立聖體聖事的大典嗎？但我好像聽到受苦的基督問：「難道妳也願走嗎？」（參若六 67）一番考慮後我決定帶他們外出享用晚餐，同時解決照顧老媽的難題，未能參加慶典的遺憾就由默想當天經文來彌補吧。當時我不知道這情況只是個開端，日後因照顧老媽我常需面對「天主誠命」或「聖教規定」的抉擇。不過分辨清楚後，選擇就輕而易舉了，有時我改變方式把問題交給祂，而祂也確實「自會照料」。

「皓首白髮，是尊榮的冠冕」（箴十六 31）。老人不需要錦衣玉食，但應衣食無虞，貼切的關懷與適當的照料勝於錦衣玉食。昔日聖經中的祈禱，也是我們今日的祈禱——「天主，即我髮白年老，求祢也不要離棄我」。（聖詠七十一 18）

（恆毅 592）